

◎ 劉以鬯 主編

香港短篇小說 百年精華

上



◎ 劉以鬯 主編

香港短篇小說 百年精華

上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策劃編輯 蔡嘉蘋

責任編輯 俞笛

封面設計 彭若東

書名 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 (上)

主編 劉以鬯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三〇四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三樓

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HK) LTD.

3/F.,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T., Hong Kong

印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五二二棟二樓

二〇〇六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特十六開 (152×228mm) 四一六面

ISBN-13: 978 · 962 · 04 · 2567 · 7

ISBN-10: 962 · 04 · 2567 · 7

© 200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序

劉以鬯

本書選取作品的期限是：一九〇一年至二〇〇〇年。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六年，香港沒有文藝期刊。

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小說世界》，於一九〇七年出版，現已失存。

一九〇七年年底，林紫虬主編的《新小說叢》出版。該刊第二期與第三期刊登的俠情小說《八嬭秘錄》、婦孺小說《亡羊歸牧》、怪異小說《奇緣》、家庭小說《破堡怪》、艷情偵探小說《奇藍珠》、奇情小說《波蘭公主》、科學小說《盜屍》、驚奇小說《血刀緣》、偵探小說《情天孽障》、軍情小說《女奸細》、短篇小說《噩夢》，全屬譯文，只有邱菽園的歷史小說《兩歲星》是創作。邱菽園寓居星加坡，所寫《兩歲星》是長篇。

一九二二年，《雙聲》創刊，由黃天石與黃崑崙主編。黃天石在創刊號發表的短篇小說《碎蕊》，屬於半「文」半「白」的文體。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英華青年》（季刊）重新創刊，發表五篇白話小說。其中，譚劍卿的《偉影》，用純熟的白話文寫譚強華拾得錢包交還原主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謝晨光在上海《幻洲·象牙之塔》第一卷第十一期發表的短篇小說《加藤洋食店》，有濃厚的香港色彩。

一九二八年八月，張稚廬主編的《伴侶》創刊，被譽為「香港第一本純白話文刊物」（引自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頁十九。）。該刊第八期發表的短篇小說《重逢》（張吻冰作），寫舊情人「重逢」時的心思意識，手法頗新。

之後，香港新文化運動逐漸發展，文藝期刊陸續出版，值得重視的短篇小說有張稚廬的《騷動》、《小說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一號，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李育中的《祝福》、《紅豆》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等。

一九三五年九月，許地山來港任香港大學教授。他生平最後一篇短篇小說《鐵魚底鰓》，寫一個知識分子的困苦，發表後，引起廣泛的注意。

一九四〇年一月尾，蕭紅與端木蕻良離渝來港。

蕭紅在香港住了兩年多，雖然「只感到寂寞」；卻寫了《呼蘭河傳》、《後花園》、《北中國》、《小城

三月》、《馬伯樂》、《民族魂魯迅》、《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等。由於對鄉土的懷念，她在這時期寫的作品都有顯明的思鄉之情。《小城三月》是她在病床上用細緻生動的文筆寫的短篇。

一九四八年，茅盾第三次定居香港，在《小說》月刊發表三個短篇：《驚蟄》、《一個理想碰了壁》與《春天》。《一個理想碰了壁》寫兩個女人的故事，有獨特的風格與結構。

一九四九年，大批文化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另一批文化人從內地南下香港。這一批從內地來到香港的文化人，因人地兩生，謀生不易，為了吃飯，不得不寫適應市場需求的東西。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美國人將香港作為宣傳基地，發動文化宣傳戰。有些文化人為了賺取「綠背」（美元），大量生產「綠背小說」。不過，在「綠背浪潮」的衝擊中，流行小說十分流行。傑克（黃天石）的言情小說，讀者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家雖然處在逆流中，依舊寫了具有認識價值與藝術感染力的嚴肅作品，單是短篇小說，秦牧寫了構思縝密的《情書》、曹聚仁寫了風格特殊的《李柏新夢》、葉靈鳳寫了深入淺出的《釵頭鳳》、舒巷城寫了生活氣息濃厚的《鯉魚門的霧》、李維陵寫了電影編劇人編寫電影喜劇的《喜劇》、夏易寫了深刻感人的《出賣母愛的人》……。

到了五十年代後期，「美元文化」衰落，現代派文學崛起，使部分香港小說排除了政治性、商業性與遊戲

性。

進入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產量增加，值得重視的作品不少。徐訏於一九六五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來高陞路的一個女人》寫香港小人物的事情，本土意識不淡。司馬長風的《擊壤山莊》，以沙田為背景，寫一個「輾轉流離逃入香港」的老人，雖然仍有政治色彩，卻能反映某階層的情況。盧因的《颱風季》寫漁民生活，切實動人。蕭銅發表於《海光文藝》創刊號的《拋錨》，用略帶辛酸的文筆寫四兄弟在愛情路上「拋錨」，平易自然。沙千夢的《情敵》，寫「兩個女人共一個男人」的故事，耐人尋味。張君默寫《獄吏與死囚》，頗有新意。……這些短篇，涵意深刻，格不近俗，清楚顯示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實績與特質。

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文學商業化的情況十分嚴重，出版商為了爭取經濟效益，習慣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優劣的標準。不過，情況雖惡劣，肯咬緊牙關在逆境中奔跑的文學工作者仍在繼續努力，使關心嚴肅文學的讀者能夠讀到用生鏽袋錶象徵極權者專制的《李大嬸的袋錶》、寫老寡婦悲運的《慧泉茶室》、寫香港現實社會生活的《爛賭二》、文字清新的《主角之再造》、文簡意明的《染》、寫文革時期人際關係的《姚大媽》。

楊明顯的《姚大媽》獲第一屆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發表於一九七九年。

進入八十年代後，中英談判經過周密的商談，為香港的將來作出妥當的鋪設，香港文學因此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由於思想的分界與限制已被沖淡，短篇小說步入新階段，佳作頗多：金依的《吾老吾幼》寫老婆婆與良

仔被困在電梯的情景；陶然的《一萬元》寫銀行女出納員抗拒總經理的誘脅；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寫一個常與屍體相處的女人的心態；鍾玲的《終站：香港》寫一個文人的最後；葉妮娜的《么哥的婚事》通過兩代的處境反映現實；吳煦斌的《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用筆記形式寫尋找居處的原始人；辛氏的《索驥》，憑敘述者的回憶重現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香港現實；羅貴祥的《兩夫婦和房子》獲一九八五年中文文學創作獎亞軍；劉錦城的《人棋》獲一九八五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施叔青的《驅魔》寫「我」在尋求內心均衡時與魔衝突；顏純鉤的《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以及這比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寫小市民的生活環境；林蔭的《險過剃頭》，用簡練有力的文字敘寫緊湊的氣氛。

從這些作品來看，嚴肅文學的活動空間顯已擴大。可是，文學商品化的傾向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嚴重，尤其是九十年代，由於大多數讀者的接受水準越來越低，使大部分小說作者在市場的競爭下，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大量生產沒有藝術價值的流行小說。嚴肅文學再一次跌落低谷，引起各方面的關懷，香港當局與文藝團體，通過文學期刊、報紙副刊、徵文比賽等活動，為嚴肅文學提供繼續生存的條件。在這種情形下，優秀的短篇還是有的。陳寶珍的《望海》、王璞的《扇子事件》、鍾玲玲的《細節》、伍淑賢的《父親》、陳少華的《漂泊》、董啟章的《在碑石和名字之間》、黃碧雲的《嘔吐》、關麗珊的《與天使同住》、東瑞的《一件

命案》、海辛的《男花旦相親》、韓麗珠的《輸水管森林》、黃勁輝的《重複的城市》、謝曉虹的《咒》、陳慧的《迷路》、潘國靈的《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等，各有各的風格；各有各的特質。

最後，需要說明的，有下列四點：

(一) 本書入選作品按寫作或發表的時間排列。

(二) 在過去一百年中，香港短篇小說浩繁眾多，即使每位作者只選一篇，由於篇幅有限，部分佳作依舊無法列入。此外，由於版權問題，有些優秀作品如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亦未能列入。

(三) 小說不能用數學來計量的，鑒賞短篇小說並無一定尺度。本書所選作品，只是根據個人的主觀判斷。

(四) 感謝盧瑋鑾、張詠梅的支持與幫助。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八日

目錄

序	劉以鬯	iv
碎蕊	黃天石	1
偉影	譚劍卿	17
父親之賜	鄧傑超	20
加藤洋食店	謝晨光	23
重逢	張吻冰	32
騷動	張稚廬	42
祝福	李育中	50
鐵魚底鰓	許地山	56
小城三月	蕭紅	71

福田大佐的幸遇	侶倫	102
一個理想碰了壁	茅盾	111
情書	秦牧	126
鯉魚門的霧	舒巷城	132
李柏新夢	曹聚仁	142
喜劇	李維陵	160
出賣母愛的人	夏易	169
釵頭鳳	葉靈鳳	178
第三任太太	平可	188
副刊編輯的白日夢	劉以鬯	204
模糊的背影	皇甫光	209
來高陞路的一個女人	徐訏	215
拋錨	蕭銅	234
獄吏與死囚	張君默	254

颱風季	盧因	266
情敵	沙千夢	277
擊壤山莊	司馬長風	294
慧泉茶室	黃思騁	307
李大嬸的袋錶	也斯	327
主角之再造	崑南	339
老金的巴士	譚福基	346
染	阮朗	354
姚大媽	楊明顯	375

碎蕊

黃天石

「一」愁

似這般木落秋殘的天氣。即使沒有風雨。也儘夠人消魂了。老天卻還竭力擺佈一箇愁世界。把羅衣般的薄雲。釀成灰褐色。西風過處。挾着一絲兩絲的冷雨。打着殘荷。荷葉枯了。再沒有力量擎起淚珠兒。只是俯着亂顫。一泓秋水。便起了數十百道皺紋。彷彿替垂老的秋容寫照。溪邊幾株殘柳。雖知道纖腰瘦減。已非歌舞承寵之時。叵耐在這刀風絲雨的權威底下。不得不可憐地跳着舞。處着這般環境。誰能說不愁。何況青年畫家白孤雲。當綠酒紅燈。鏡啼花笑的時候。尚且尋愁覓恨。獨自向隅。到了此時。自是愁上加愁。然而他心頭的一段新愁。竟沒有一箇人知道。

白孤雲住在秋心村。倏忽三年。他並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也不和他交接。他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家裡只贖一箇老母。又聾又瞶。母子相對。一天竟談不上十句話兒。他鎮日鎮夜。只是埋首操作。這一兩年來。他的藝術作品。頗受社會上的歡迎。去年冬天。他畫了一幅「慘碧」。託美術展覽會寄售。居然得到一位女郎贊賞。用百金購去。不多幾時。接

到那女郎的信。着實道了一番仰慕話。並請他通信教授。女郎自稱名喚凌靈珠。曾學過三年美術。他見伊頗有些藝術的天才。大可造就。便復信允許。過了兩月。二人信中除了功課的話外。又添上幾句友誼套話。孤雲更覺自己的藝術。委實不配做靈珠的教師。信裡便時常道歉。靈珠卻不以為然。只當他是客氣。孤雲忽地動了好奇之心。不信靈珠是女郎。冒冒失失。寫了一封信。要求定期一面。信發之後。深悔唐突。不道靈珠卻並不怪他。竟依着所定的日期。翩然而來。二人見面。這天都覺愕然。在孤雲心裡。夢想不到靈珠是箇艷絕塵寰的美人。在靈珠心裡。以為孤雲總在五十歲以上也。夢想不到還不過和自己一樣年紀。一對少年兒女。彼此都覺得靚靚靚靚。無話可說。可是這回相見之後。二人的通信。不再說套話兒。靈珠來信。總勸他珍重。不可做過度的工作。孤雲回信。不知不覺寫了許多感激的話。又從靈珠信裡。知道伊的身世。原來靈珠自幼喪父。並沒兄弟姊妹。只有一箇寡母。雖擁着多少遺產。卻因家裡沒有男子。恐怕受人家的欺負。便搬到母家。和靈珠的舅舅同住。靈珠生性多愁。時常無端流淚。覺得依人籬下。雖說舅舅和姪母都愛伊。卻總不及自己家裏好。因此常思讀書自立。然而不如意事十八九。伊母親見女兒年將標梅。硬迫伊半途退學。一天到晚。只把婚事來絮聒。伊沒法了。繞請孤雲通訊教授。預備將來以美術立身。不至於做衣架飯袋。這件事原瞞着母親的。孤雲也時常寫信安慰伊。許伊他日總能成箇美術家。好容易過了半年。他們倆雖不大會面。但是那精神上的交誼。已由師生進而為朋友。更由朋友進而為情人了。他們倆如蠶自縛。如蛾自焚。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墮入奈何天裡。孤雲一天不見靈珠的來信。總覺得悶悶不樂。連做事也沒心思。靈珠也是這樣。誰想這年秋初。兩人的戀愛期內。忽地來了一箇惡魔。

那惡魔便是戀愛的讐敵。

靈珠的母親聽了不知道那箇媒婆的話，硬把伊許給一家趙姓的。趙某是城中著名的紳閥，有錢有勢，誰不羨慕。伊母親自然未能免俗，雖經靈珠力爭，但總不能挽回母親的鐵鑄心腸。靈珠無法，急忙寫信和孤雲商量。孤雲彷彿受了電擊，執書呆了半晌，卻也一籌莫展。他對於靈珠不過半年交誼，原沒有乞婚的妄想，可是到了這時不知怎樣一陣難受，伏案哭了幾點鐘，把一幅沒有畫完的丹青濕透紙背。那夜通宵沒睡，含淚寫了封復信，請伊明天過寓一談。這是我書開幕的前一天事。

一角小樓便是孤雲的辦公室。樓中鋪着花毯，火爐架上置着兩三箇名家雕刻的石像，栩栩欲活。臨窗寫字樓的花瓶裡，那枝花蔦萎的秋芙蓉，是靈珠一星期前所贈的。孤雲還天天親自換水，不忍拋棄。對着斷腸花兒，兀是擔愁花的顏色。一天不如一天。孤雲便聯想及靈珠的容貌也。一天天的憔悴起來，可是花兒越是枯萎，孤雲的愛情卻越是堅專。有時默默的想，誰不知道愛好花，但愛花的人多了，便分卻我的愛情。倒不如對着枯花碎蕊，獨自憑弔使花的精魂獨享我的專情。那纔是真愛花哩。這時望着窗外，只見十分秋色，好不可憐。瞧瞧腕上的時表，將近三點鐘了。心想，約的時候已到，便覺得心脈亂跳，不知道相見時說些甚麼話好。又想這般風雨，靈珠不能來了，不來也罷，可奈再見就難了。正是嘆息，遠望夾道樹陰裡，一箇女子撐着雨傘走來。那嬌嬌婷婷的姿勢，不是靈珠是誰。

靈珠到孤雲家裡，這是第四次了。伊一眼瞧見瓶花，默會孤雲的深情，感激到不知所云。兩人握着手，怔了半晌。靈

珠便低鬟微頰縮着纖手道。雲哥一向可好。孤雲道。多謝妹妹。說着見伊當深秋天氣還穿着一件紫羅蘭色綢衫。不覺問道。妹妹可覺涼嗎。靈珠回說不冷。孤雲已走近窗前放下簾幕回頭見靈珠眼眶中滿含淚珠。孤雲那顆心彷彿迸碎了。便慰道。妹妹不用傷心。我們慢慢兒商量罷。兩人便並肩坐在莎榻上。靈珠總不言語。眼淚像珍珠斷線般落下來。孤雲也陪着垂淚。顫聲兒問道。妹妹難道終不能挽回親心嗎。靈珠搖頭道。母親這般固執。舅舅一家人都贊成。我一個女孩子反抗也是無效。思前想後只有一箇死字要我負雲哥是不忍的。孤雲默然想了一回。強笑道。我和妹妹不過半年交誼。說不上一箇負字。母親愛你。對於你的一生大事。自然不肯草率。總找一箇才貌相當的對手。妹妹放心。我們的友誼是永遠存在的。靈珠嚙着櫻唇。蹙蹙道。雲哥的心原來這樣那麼我。今天此行也是多事。咧說罷。低着粉頸。注視地毯的繡球花。含着薄怒。孤雲淒然道。妹妹可不要誤會我的話。我並不是不愛你。我也曾替你打算。要是達到我們終戀的目的。除非殉情和出走。第一事。母親年青守寡。撫養妹妹到這麼長大。怎忍見你先伊棄世。你素來富於天性。自然不忍。第二事。似這般慘酷無情的社會。沒事尚且捕風捉影。假使有隙可乘。社會上還有立足地嗎。我呢。為了戀愛的緣故。雖死無怨。然而怎忍使妹妹跟着我死。並且我那龔瞞的老母。風燭殘年。無依無靠。做人子的應該盡終養天年的責任。妹妹試想。我們可能蹈海雙死以殉愛情嗎。我們可能犧牲名譽以殉愛情嗎。既然兩皆不能。我但願從今以後。妹妹淡忘我罷。我甘願犧牲我的愛情。保全妹妹將來的幸福。從此鶯春雁夜。我惟有據着血誠。默默的祈禱。願你們兩人百年廝守。式好無尤。如果上帝可憐我。使行屍走肉之身康健着。工作侍養我的母親到百年以後。我便心碎淚枯。也是一百二

十分願意。珠妹妹你忘了我罷。孤雲說到這裡。宛似旋開了自來水喉。眼淚越湧越多。因為找不到手巾。只得以袖拭淚。靈珠把手裡的粉紅絲巾擲在孤雲懷裡。自己卻把衣角拭着孤雲竊覷。他情人哭得像雨後的秋棠。一般淒艷。欲絕。便絞乾替伊拭淚。靈珠抽抽咽咽。一時說不出話來。素面靠在孤雲肩上一對蔚藍色的媚眼癡癡的注着孤雲。表示伊感激的誠意。這時窗外秋聲幻成一片淒切的哀響。室中卻充滿靜美與柔和的空氣。瓶中已死的秋芙蓉也似要復活了。兩人都呈了催眠狀態。受着戀愛的驅使。甜蜜蜜接了一箇吻。靈珠緊握孤雲的手道。雲哥哥。你這樣用心。不但使我感極。不知所報。他們兩老也該感激咧。只是我清白之身。卻斷送在親權底下了。

風斷了氣。雨停了淚。愁慘的背景。沉沉漸入黑夜了。兩人的心坎裡。還很光明地深鐫一箇「愛」字。他們臨別的話是「前途珍重。他生再見」。

「二」夢

靈珠嫁後。孤雲那顆心。不知道是酸是辣。假使沒有老母也許自殺。或者出家。做和尚。然而理性終不許他這樣。他受着生活的壓迫。一天仍要做十小時以上的工作。他從前總興興頭頭操作。這時卻執筆心亂。時常配錯顏色。他的作品便不能十分動人。然而他倒並不在意。但凡一個人有目的。然後有希望。如果沒有目的。還有甚麼希望可言呢。孤雲